

陈丹燕的上海

增补本

● 陈丹燕 / 著

上海的 红颜贵事

无论如何
要像自己希望的那样
生活

她就是

这样一个女子

从没有放弃

自己对生活的要求

从不肯

将就和妥协

慷慨而倔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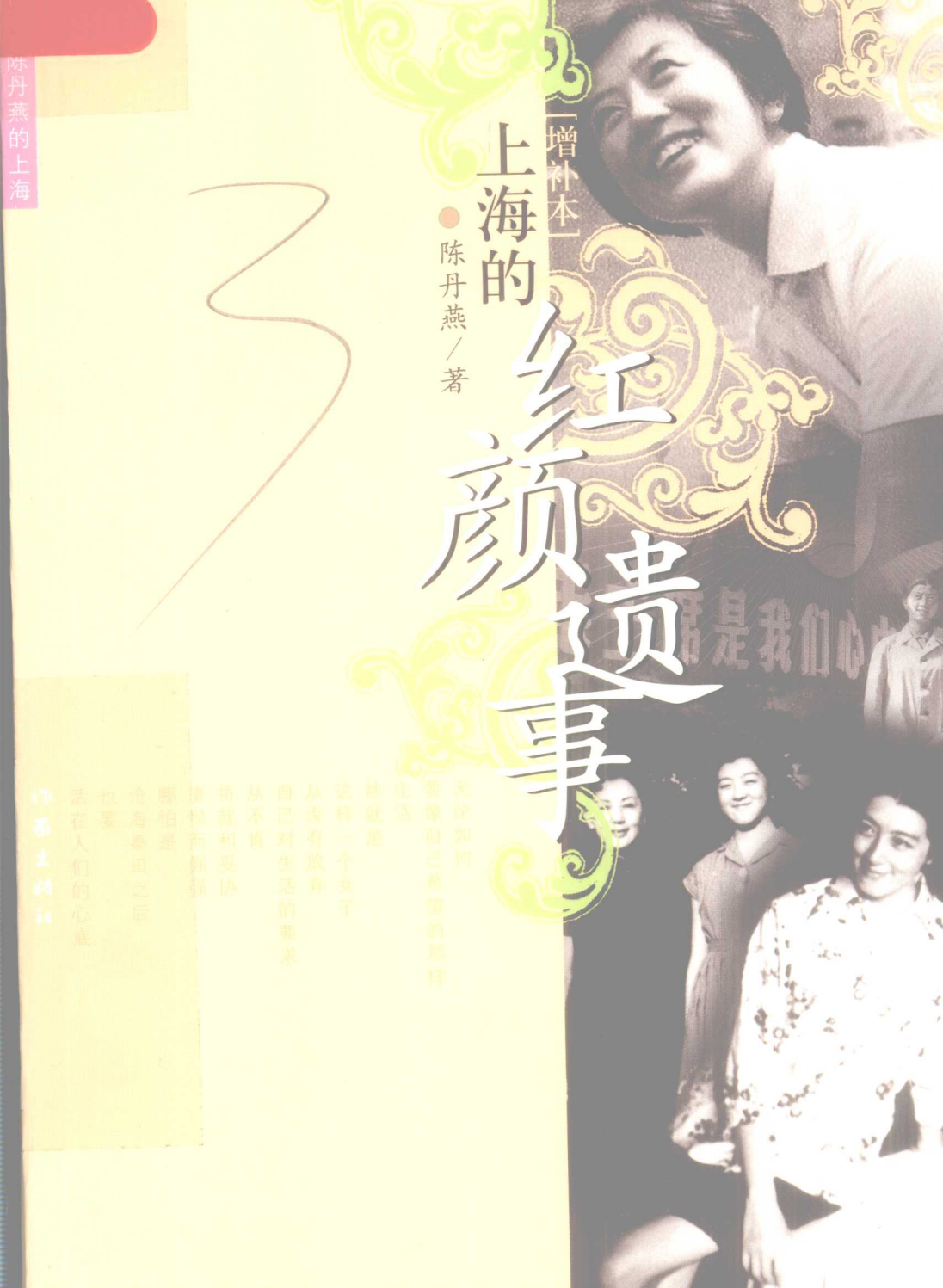
哪怕要

冷对桑田之后

也要

活在人们的心里

陈丹燕的上海



K828.5/27

2009

上海的红颜遗事
SHANGHAI BEAUTY

陈丹燕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的红颜遗事: 增补本/陈丹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陈丹燕的上海)

ISBN 978 - 7 - 5063 - 4499 - 9

I. 上… II. 陈… III. ①姚姚 (1944 ~ 1975) - 生平事迹
②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2622 号

上海的红颜遗事(增补本)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陈晓帆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和| 蒋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03

字数: 200 千

印张: 8.2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99 - 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版前言

2000年，《上海的红颜遗事》出版。出版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说他是凯凯的亲戚，希望与我联系，也希望与灯灯联系。但他却没有再联系我们。在那个电话里，他只是说凯凯住在纽约，已经结婚了，有三个孩子，在中餐馆工作。这就是所有关于凯凯的讯息。

2008年，《上海的红颜遗事》有再版的机会。新版的设计已经完成，只等下厂印刷。这时我接到另一个电话：“我是凯凯。”他说。凯凯回来了。我们约在一家庭院咖啡馆见面。我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各自拿了一本旧版的《上海的红颜遗事》。但当我们在台阶上遇到，彼此都意识到，那就是我等待的人。

落座，面对面，先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后来，我听凯凯说了八个小时。凯凯在上海短暂逗留，我们再见面，凯凯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抄录了1974年他和姚姚准备再次偷渡香港时，广州寄来的集合令：山中岁月，鞞下风光，海上心情。但姚姚最后决定不去，她太怕了，凯凯因

此也没走。再见面，灯灯也来了，1972年的疑问得以澄清，当年灯灯到建国西路看姚姚，他感到有人躲在阳台上，他感到那个人就是凯凯。凯凯点头承认：“是的，那是我。”

说起来，这是新版《上海的红颜遗事》的运气，故事模糊不清的部分终于清晰了，凯凯走了进来，他带来了故事的结尾。回到家，我给北京的编辑发邮件，要求暂停，补充故事的新结尾。这个故事的新结尾是：姚姚并没有安息。

2000年时，我以为这本书可以成为姚姚的安魂曲，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因为她还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得继续自己的工作。

陈丹燕

2008年10月

“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这种绵长的雨，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那是一个合适问到1944年的天气。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他还记得1932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

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二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那是对往事无边的忍耐。

他对我想要知道1944年的事有点吃惊。

“是为了写书呀。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我说。

“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在历史书，在报纸上，在伟人的传记里和回忆录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但我想要做

的是，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说。

1944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已经结了婚。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虽说是银行职员，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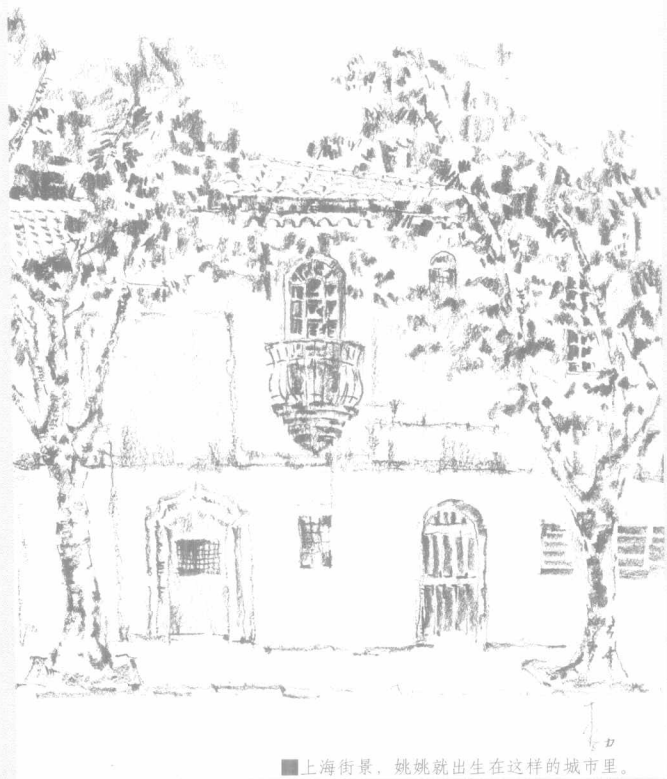
“是灰色的吗？”我问。

“有时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说。啊，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

“1944年的夏天么，上海是在沦陷中，在沦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像轰夕起子、高峰秀子和阪东妻三郎的电影，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鸦片战争》，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你说滑稽吧。”他告诉我说。

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春夏时，它们绿色的、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冬天，等树叶变黄，发脆，成批成批地落下，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它是翠绿色的爬虫，春天时长大，住在梧桐树上，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看不见，可是摸上去，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夏天，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大人孩子见到了，都恨得用鞋底

去碾。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黏稠的一汪，慢慢干在阳光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微微泛光的颜色，像打翻的毒药。



■上海街景，姚姚就出生在这样的城市里。

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在那些街区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草行，还有饭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电影院、教会学校和糖果店，上海人开的舞厅、专营西服的裁缝店、报馆、剧团和电影公司，日本文人开的书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

“那年夏天已经有了紫雪糕卖，白雪公主牌紫雪糕，像一般雪糕一样厚薄，里面是冰激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也有卖棒冰的，赤豆的、绿豆的、奶油的棒冰，有人喜欢在夏天吃棒冰，比较清口。卖棒冰的人把它们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里面用棉被包着，在沿街卖。他们常常用一个小木块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叫卖的声音和现在一样，棒冰吃哇，雪糕，就是这种。”魏绍昌老人说。

是啊，我小时候还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夏天的五原路上，不过那是“文革”中的事了。卖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盖掀开来，有一种温和而清凉的气味散出来，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香，因为在绿豆棒冰里常常加了一点点桂花。那种自制的冰箱没有冰箱的腥气。那个人总是很快把箱子盖上，怕凉气跑了，棒冰还没卖完就化了。

“暗杀。”老人说，“街上常常有暗杀的事发生，有时是重庆派来的人暗杀南京政府的汉奸，有时是汪精卫方面的人暗杀共产党或者重庆方面的人。日本宪兵要捉暗杀的人，就随时封锁交通。这时候气氛马上

就变了，让人想到那是个乱世。马路上还有可口可乐招牌，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正广和汽水，那时候叫荷兰水。用玻璃瓶子装的。”是那种厚厚的玻璃瓶，发青的颜色。北京人的食品店里卖酸梅汤，装在玻璃杯里。白俄和山东人在从前的霞飞路一起开了一些小小的俄国西菜社，他们供应的色拉和罗宋汤很得上海人的喜欢，色拉是用煮熟以后切成小块的土豆、煮熟的青豆、切成小方块的红肠和苹果做的，拌了蛋黄酱。罗宋汤则是加了番茄、洋葱和土豆块的牛肉汤，很厚。但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却从来没有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吃到过这样的俄国菜。它们更像是从四马路的番菜馆厨房里发明出来的上海西餐。

“晚上有防空警报，汽笛一样的声音。听到警报，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帘拉起来，怕美国飞机来轰炸。”老人说。

这我听说过的。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所学到的上海方言里，就有一句：“奈电灯隐脱（把电灯关掉）。”过了那么多年，早已离开上海、从美国又回到维也纳定居的杜尔纳还记得它。1944年他住在复兴西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里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

张爱玲穿着浅红色的绣花鞋经过静安寺明黄色的围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连年的战争，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以为那样的日子，就是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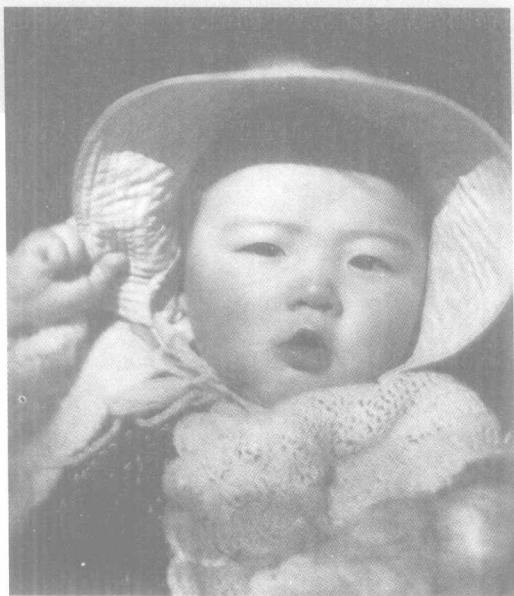
7月9日这一天，上海《申报》报道的当日的新闻有：中太平洋敌舰沉毁达五十余艘；塞班岛日军继续展开奋战；敌机再袭九州，又被从容击退，日本土防务固若铁壁；东京等都市决定疏散学童；缅甸富贡前线

正展开激战，日军精锐摧毁敌企图；今日防空日训练，交通音响管制，夜间实施严厉灯火管制。

《申报》上的广告，有高尚人士非C.P.C.咖啡不呷；有惠罗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广告，包括了新式电气冰箱，女士游泳衣，美丽内着衣衫，超等西装领带，儿童夏令衣着和优等香水香粉；还有南园咖啡馆夏令乐园的告示，它在南洋桥中华路，电话是70219。那一天，在兰心剧院上演《武则天》，在国际大戏院上演《王昭君》。中国旅行社剧团在美华上演《茶花女》，而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林冲》。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清心中学和德大助产士学校都开始招收新生。

这一天，1944年7月9日，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医，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女孩子的脐带后，将它结扎起来，再用消毒方纱巾将它包好。

故事就从这个女婴还没有张开眼睛的那个时刻开始。一个战时的炎热夏天，小婴儿已经被洗干净了，用医院专门配置给婴儿用的淡黄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处扑了一些，保持她身体的干爽。这是个普通的孩子，她到这个世界上，像风吹起的一粒尘，风把这粒尘吹到了一块豆腐上，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我总是想要了解那时的日常生活，那是因为她就在那样的生活里。她安静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样肿着，从中间裂开一道长长的小缝，长着婴孩的睫毛。那是因为在母亲的羊水里泡了九个月的缘故。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防空日，有时会有防空汽笛响，凄厉高亢的声音，拖着像青衣那样哭



■ 1944年7月9日，姚姚
出生在尚负产科医院。

天抢地的长腔，透过用牛皮纸贴了米字格的玻璃窗，响彻了整个房间，但她浑然不觉。

最早照顾小婴儿的，是一个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牙齿有些往外暴，眼睛的表情很温顺，因为分得很开，所以像一只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脸。动物和人一样，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长相。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自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件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她头上戴着产科医院的白色护士帽，那浆硬的白帽子，像是一只精白粉的馄饨。

小女婴是当时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第二个孩子。

上官云珠是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种带着江南小巧玲珑风格的美丽。十八岁时，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带着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随战争难民来到上海。像许多后来在上海出人头地的人那样，她当初来上海的原因，只是为了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住进拥挤的弄堂房子，求个太平而已。然后，机会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满欲望而又实在本分的生活里，来到她的面前。为了生活，她和上海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要出门工作。她到国泰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去当开票小姐时，名字叫韦均萃，说了一口长泾话。可何老板一眼看出了她的俏丽，他带她走出弄堂，到霞飞路上去买时髦衣服，他把她当成放在店堂里赏心悦目的花瓶。不知道那一天算不算就是上海给她上的第一课，告诉她在这个城市里衣服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意义。此后，精心打扮就成了她的功课。她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而用来与衣服搭配的首饰，则大多是假的。但皮鞋又是考究的，1948年上海最有名的蓝棠皮鞋店开张，她的鞋子就在那里定做，在蓝棠鞋店里留了自己的脚样子。而后来小女婴从五岁到十八岁弹的钢琴，则是长年租的，家里也始终没有买电视。

几年以后，韦均萃成了上海滩上既能演话剧、又能演电影的明星上官云珠，像有时会在这个充满机会的都市里发生的传奇。她演的第一部戏，据说是一部叫《玫瑰飘零》的粉戏。她演戏认真，渴望成功，为能在当时上海滩的粉戏里出头，她对领路人以身体相报。为使自己在镜头里好看一点，她和别的女演员一样，时不时送时兴的领带、外国香烟和

巧克力给摄影师，虽然连摄影师都觉得她没有必要送东西，可她还是小心翼翼。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吃宵夜，连电影公司打灯光的先生都说她没有明星派头。剧团到外地跑码头时，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个真正敬业的演员，为了能演到戏，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弱女人的辛酸时，她曾在片场上放声痛哭，失去了控制。这便是上海式的传奇，当一堆沙子变成了金子时，谁都知道它们经过了怎样的烈火。那天，片场的戏因为上官云珠的失态拍不下去了，导演很是奇怪上官云珠的脆弱。还是黄宗英过来劝道：“小心把脸上的妆冲坏了。”那时候，受过教育、思想左倾、活跃在上海左派艺术家圈子里的黄宗英是看轻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的，可她还是说出了最体己的话。

许多年后，我遇见过一个非常想要出人头地的女子，独自一人到上海来。自然她是吃了许多苦。有一次她告诉我说，有时她忍不住哭了，就将脸仰平，像点眼药水那样，把眼泪控制在眼眶里：“把脸上的妆冲坏了，更没人要看你！”她说。我不知道那一次在片场，上官云珠是怎样做的。她会像那个女子一样将脸平平地扬起，来控制眼泪吗？她会像点眼药水那样让眼泪倒流回去，保护自己脸上的化妆吗？听说后来，她为自己的失态，专门请导演到家里吃饭，但绝口不谈为什么就这样哭了。

她的眉眼十分俏丽，还有合乎江南人审美的精巧的小嘴。要是把眉毛拔细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滚金丝边的硬领子上，就会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样子，在那里面带着一点点风尘气的冶艳和



■上官云珠在《太太万岁》中的剧照。

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导演选去演上海的交际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发户张狂的妻子。在细细画眉下，她机灵的眼睛，会表现出像最锋利的刮胡子刀片一样的刻薄，她嘴边的浅笑，表达了聪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没有丝毫粉饰的直率内心，所以她能演张爱玲的《太太万岁》，在上海租界的弄堂女子故事中物我两忘。要是洗掉铅华，把电烫的头发用头油抿直了，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像青草一样的无辜和无告，在她颧骨下的阴影里，有着惨淡和惊惶。那样的阴影，让人猜想一个从沉闷江南小镇上来的美女，没有靠山，也不是洋学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强食的名利场，被紧紧埋在心里的那些事。她也演孤